

军营里的坚守

■王金国

30年前的北京郊外,那座孤零零的油库是我青春的第一个坐标。最初与老兵搭班时,每日的工作不过是给过往车辆加油,擦拭油罐上的尘土。直到老兵考上军校,空旷的油库只剩我与四野的风声为伴。

最难熬的是漫漫长夜,荒地里的风卷着沙砾打在窗上,星星倒比城里亮得多,像撒了一地碎银。记得那个晌午,乌云压得极低,突然一道闪电劈开天际,亮得人睁不开眼——加油机竟冒起了青烟。我几乎是扑过去切断电源,手心攥着冰冷的开关,听见自己的心跳盖过了雷声。后来才知道,那469天的孤独守护,原是最朴素的样子。

转年随首长外出,归途的寂静被一声闷响打破。路边躺着个流血的行人,来往车辆要么加速掠过,要么远远绕开。我看见首长推开车门时,皮鞋踩在泥水里溅起的水花,他弯腰抬人的时候,外套下摆扫过地上的血渍。

医院的白炽灯下,医生说再晚来十分钟就要截肢。伤者醒来时攥着首长的手,他只是拍拍对方的肩膀,连姓名都没留。回去的路上,车窗外的树影向后退去,我忽然懂了:有些选择从不需要权衡,就像看见光明总要走向光明。

军营第三个年头的初冬,一场突如其来的森林大火爆发,火势凶猛且迅速蔓延开来。我们接到命令后,即刻奔赴火灾现场。一路上,众人神情肃穆,气氛凝重,唯有车辆的轰鸣声与队员们沉重的呼吸声交织作响。

抵达森林边缘,熊熊烈火将半边天空都映照得一片通红,浓烟滚滚升腾,热浪扑面而来。我们迅速对火势和地形进行了观察,制定出了详尽的扑救方案。大火疯狂肆虐,火星四处飞溅,烤得人皮肤阵阵生疼。在扑火过程中,情况瞬息万变。一阵强风骤然而至,火势瞬间增大,火舌如恶兽般向我们凶猛扑来。我们及时进行躲避,并调整了灭火策略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鏖战,火势终于得到了控制。我们虽已疲惫至极,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欣慰的笑容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我们始终坚守岗位,直至确认森林全然安全。

在军营的第四个年头,一位战友家中遭遇困境,大家的心都被紧紧揪在了一起。战友们纷纷慷慨相助,有的拿出了自己长期积攒的津贴,这笔钱或许是他们打算寄回家应急的;有的甚至捐出了准备休假回家给家人购置礼物的款项。大家无须过多言语,只是默默地将钱放入捐款箱,眼神中满是对战友的关切与鼓励。

渡过难关的战友,眼中满含感激之情,并未多说感谢之语,只是在训练中益发拼命,以实际行动回报大家的关爱。而这份爱心的传递,也在军营中持续延续。每当有战友遭遇困难,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,让温暖在这绿色军营中不断流淌。

时光匆匆流逝,昔日的油库早已旧貌换新颜,首长也早已淡忘了曾经求助过的群众。那被大火肆虐过的山头,如今再度绿意葱茏,战友间互助之风也一直延续至今。那份潜藏于日常中的坚守,在记忆里却益发清晰,就像牛二哥在方向盘上写下的诗行:平凡日子里的每一回抉择,终将绘就生命最为浓郁醇厚的底色。

一勺葱油,熬煮时光的温柔

■苏太阳

晨光未醒时,青瓦上还凝着夜露的凉,母亲已在灶台前弯腰。青瓷碗里浮着几根葱白,油锅里的热浪翻涌着,将新摘的香葱推成碧绿的漩涡。我总爱站在她身后,看那些细长的葱叶在滚油中舒展、蜷曲,最后化作琥珀色的琼浆,在青瓷碗里漾开一圈圈年轮般的纹路。

记忆里的葱油总带着晨露的清冽。母亲说葱要选露水未晞时采的,叶尖还挂着水珠的才鲜。她将整把青葱洗净,用棉布拭去水痕,像对待初生的婴孩般轻柔。油锅渐热时,葱段入水的刹那会爆出细密的噼啪声,仿佛春雷滚过青石巷。这时母亲总要侧身挡在我面前,怕热油溅到我衣襟上,可她自己的围裙早已沾满星星般的油点。

熬葱油是场耐心的修行。火候太急,葱香便焦成苦涩;火候太弱,又熬不出那股穿透时光的醇

厚。母亲总用竹筷尖轻点油面,看气泡由大转小,由急转缓,直到青瓷碗里浮起金黄的泡沫,才肯关火。这时整个厨房都浸在葱香里,连梁上的燕子都要多盘旋几圈,仿佛也被这香气牵住了归途,不肯轻易离去。母亲常说:“好味道要慢慢熬,就像好日子要慢慢过。”这话里藏着生活的哲理,更藏着一位母亲对子女的殷殷期许。

最难忘的是冬夜归家时,推开木门便撞见一室暖光。母亲从砂锅里舀出热粥,白瓷勺搅动时带起袅袅热气。她总在粥面淋一勺葱油,琥珀色的油花在米汤上绽开,像极了儿时我在溪边看见的浮油花,一圈圈荡开去,荡碎了满室寒气。葱香混着米香钻进鼻孔,寒夜里冻僵的指尖都跟着苏醒过来。

去年深秋回乡,见母亲在院中晒葱。她鬓边的白发比葱叶更刺眼,弯腰拾葱时脊背弯成一张弓,可那双手仍如当年般灵巧,将葱段齐整地放在竹筛里,仿佛在排列着

岁月的诗行。我接过她手中的竹筛,指尖触到她手背上的褐斑,那些都是岁月熬煮的痕迹,像油锅里沉淀的葱渣,带着经年的醇厚。母亲笑着说:“这葱是我特意留的,知道你要回来。”话音未落,檐角的燕子正掠过晒葱的竹筛,翅膀尖沾了点葱香,飞向远方的天空。

如今我独居城南一隅,案头总摆着母亲寄来的青瓷罐。每次旋开木盖,葱香便裹着乡愁漫出来。有时深夜备课至倦,便用白瓷勺舀一勺葱油,滴在清汤面上。油花散开的瞬间,恍惚又见母亲站在晨光里,围裙上沾着永远洗不净的葱香,而她身后的老灶台正升腾起一缕袅袅的炊烟,那是家的方向,是心灵的归宿。

原来最珍贵的滋味,从来不在山珍海味里,而在母亲熬煮的时光中。那一勺葱油,盛着春日的露水、夏日的蝉鸣、秋日的月光、冬日的炉火,更盛着一位女子用半生光阴将平凡日子熬成金黄的温柔。

冬日里的阳光



■陈峻铭

清晨五点半,闹钟划破了冬日的宁静。窗外,天空还是一片深邃的墨蓝,寒意透过窗缝丝丝缕缕地渗进来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,看到父亲已经在客厅里轻手轻脚地整理着两个号码布,他的动作沉稳而专注。今天,我要跟随父亲,完成我的第一次半程马拉松。

六点的街头,路灯尚未熄灭,空气中弥漫着清冽的寒气。我和父亲站在起跑线后,周围已是黑压压的人群,大家呼出的白气在微光中交织升腾。我有些紧张,手心冰凉,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。父亲似乎察觉到了,他侧过头,朝我温和地笑了笑,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将一瓶温热的运动饮料塞进我手里,轻声说:“暖暖手,也暖暖心。记住,跟着爸爸的节奏,别慌。”

七点整,发令枪响,人群如潮水般涌动。起初的几公里,我还能凭着一股新鲜劲儿跟在父亲身

边。然而,跑到十公里处时,太阳终于艰难地挣脱了地平线,将第一缕微弱的金光洒在湿冷的柏油路上时,我的体力开始急剧下降。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,喉咙里也像塞了一团干涩的棉花。我渐渐落后,看着父亲稳健的背影在人群中时隐时现,心中第一次涌起想要放弃的念头。

就在我几乎要停下脚步时,父亲突然出现在我身边。他不知何时折返了回来,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,但眼神依旧平静而充满鼓励。他递给我一块早已准备好的能量胶,然后放慢脚步,与我并肩前行。“看到那缕阳光了吗?”他指着前方并说,“跑步就像人生,总有难熬的时候,但只要抬头看看前方的光,跟着它,就能找到力量。”

父亲的话像一束暖阳,瞬间驱散了我心头的阴霾。我咬了咬牙,接过

能量胶,重新调整呼吸,努力跟上他的步伐。父亲的手轻轻搭在我的后背上,那掌心的温度透过运动衣传来,仿佛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着我前进。我学着父亲的样子,目光不再聚焦于脚下,而是投向远方那片被阳光照亮的赛道。那光芒,是父亲无声的引领,是坚持的信念,更是我心中重新燃起的、不愿服输的火焰。

最后的几公里,阳光越来越明亮,驱散了清晨的寒意,也驱散了我所有的疲惫。我仿佛真的变成了一束光,与父亲并肩,在赛道上奋力奔跑。风在耳边呼啸,脚步却越来越轻快。当终点线那绚丽的拱门终于出现在眼前时,我和父亲相视一笑,牵起彼此的手,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冲过了终点。

那一刻,冬日的暖阳毫无保留地洒满全身,温暖而耀眼。我大口喘着气,看着身边同样满头大汗却笑容灿烂的父亲,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自豪。我明白了,这冬日的阳光,不仅是自然的馈赠,更是父爱的化身,它无声地陪伴,温暖地指引,让我在最想放弃的时刻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勇气。而这份勇气,这份在挑战中磨砺出的坚韧,便是我心中永不熄灭的“光”。

